

老海棠树



如果可能,如果有一块空地,不论窗前屋后,要是能随我的心愿种点什么,我就种两棵树。一棵合欢,纪念母亲。一棵海棠,纪念我的奶奶。

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树,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,好像她们从来就在一起,奶奶一生一世都在那棵老海棠树的影子里张望。

老海棠树近房高的地方,有两条粗壮的枝丫,弯曲如一把躺椅,小时候我常爬上去,一天一天地就在那儿玩。奶奶在树下喊:“下来,下来吧,你就这么一天到晚待在上头不下来了?”是的,我在那儿看小人书,用弹弓向四处射击,甚至在那儿写作业,书包挂在房檐上。“饭也在上头吃吗?”对,在上头吃。奶奶把盛好的饭菜举过头顶,我两腿攀紧树丫,一个“海底捞月”把碗筷接上来。“觉呢,也在上头睡?”没错。四周是花香,是蜂鸣,春风拂面。奶奶站在地上,站在屋前,老

海棠树下,望着我。她必是羡慕,猜我在上头是什么感觉,都能看见什么?

她常独自呆愣,目光渐渐迷茫,渐渐空荒。

春天,老海棠树摇动满树繁花,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。我记得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,不时地冲我叨唠:“就不说下来帮帮我?你那小手儿糊得多快!”我在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唱歌。奶奶又说:“我求过你吗?这回活儿紧!”我说:“我爸我妈根本就不想让您糊那破玩意儿,是您自己非要这么累!”奶奶于是不再吭声,直起腰,喘口气,这当儿就又呆呆地张望,从粉白的花间,一直到无限的天空。

夏天,老海棠树枝繁叶茂,奶奶坐在树下的浓荫里,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了补花的活儿,戴着老花镜,埋头于床单或被罩,一针一线地缝。天色暗下来时她冲我喊:“你就不能去洗洗菜?没见我忙不

过来吗?”我跳下树,洗菜,胡乱一洗了事。奶奶生气了:“你们上班上学,就是这么糊弄?”奶奶把手里的活儿推开,一边重新洗菜,一边说:“我就一辈子得给你们做饭?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作?”奶奶洗好菜,重新捡起针线,从老花镜上缘抬起目光,又会有一阵子愣愣地张望。

有年秋天,老海棠树照旧果实累累,落叶纷纷。早晨,天还昏暗,奶奶就起来去扫院子,刷啦——刷啦——,院子里的人都还在梦中。那时我大些了,正在插队,从陕北回来看她。那时奶奶一个人在北京,已经腰弯背驼。刷啦刷啦的声音把我惊醒,赶紧跑出去:“您歇着吧我来,保证用不了三分钟。”可这回奶奶不要我帮。“咳,你呀!你还不不懂吗?我得劳动。”我说:“可谁能看得见?”奶奶说:“不能那样,人家看不看得见是人家的事,我得自觉。”她扫完了院子又去扫街。“我跟您一块儿扫行不?”“不行。”

这样我才明白,曾经她为什么执意要糊纸袋,要补花,不让自己闲着。有爸和妈养活她,她不是为挣钱,她为的是劳动。她要用行动证明。证明什么呢?她想着她得自食其力。奶奶的心思我有点懂了:什么时候她才能像爸和妈那样,有一份名正言顺的工作呢?大概这就是她的张望吧,就是那老海棠树下屡屡的迷茫与空荒。不过,这张望或许还要更远大些——她说过:得跟上时代。

史铁生

八风吹不动

苏东坡与佛印禅师有个诗谒佳话“八风吹不动,一屁打过江”。

八风,就是“名利苦乐毁誉衰荣”了,四顺四逆,都容易使人激情狂热、奋斗竞争,被历代名士和佛门禅宗修身力戒。

苏东坡诗赞颂佛印禅师:“稽首天中天,毫光照大千,八风吹不动,端坐紫金莲。”书童送给佛印看过,佛印即批二字:“放屁。”书童又拿回江北。

佛印这是在敲打苏东坡呢:既然你苏东坡与我交往成友,跟我修身正心,自以为超然物外,八风不动,却怎么拍出这等俗气的马屁呢?

我们世俗中人,基本逃不出一个规律:千穿万穿马屁不穿。人人都喜欢听好话。可见佛印禅师有多厉害了。因此,一旦提起“平和”,很自然地,就是一套修身说教。首选例子,多是打公案。

禅宗公案短小精巧,语言机智,微言大义。比如要说“平和”,那榜样肯定是大和尚。强盗都偷偷进屋了,大和尚还稳坐案头读书,只轻轻一问:要钱还是要命?强盗答:要钱。大和尚只把怀中钱袋甩了出去,自己依然稳坐读书。强盗正要离开,大和尚又轻轻一句:把门带上。结果反倒是强盗吓得屁滚尿流了。

子曰和为贵。古来富贵如浮云,金钱如粪土。为人要顺其自然、与世无争、心如止水、清虚冲淡,君子不要为鸡毛蒜皮的事情烦恼。

我们现在是太急躁了。我们太急躁,太高速,太奔命。我们粗糙,潦草,含糊其辞。我们猴子掰棒子。我们拔出萝卜带走泥。我们得不偿失,后患无穷。大街上,我们小车飞快,行走飞快,办事飞快,说话飞快。我们不听他人言谈,没有交流过程,没有商量余地,没有再三探讨和论证。我们动不动就怒从心头起,恶向胆边生。

我们高楼大厦有了,立锥之地没了。香车宝马有了,道路通畅没了。鸡肉鱼鸭有了,食品安全堪忧。

为什么,我们就不可以平和一点?咱不那么着急还不成吗?

池莉

夏花

夏天的早晨真舒服。空气很凉爽,草上还挂着露水。

凡是花大都是五瓣的,栀子花却是六瓣。栀子花粗粗大大,色白,近蒂处微绿,极香,香气简直叫人受不了,我的家乡人说是:“碰鼻子香”。栀子花粗粗大大,又香得掸都掸不开,于是为文雅人不取,以为品格不高。栀子花说:“我就是要这样香,香得痛痛快快,你们管得着吗?”

人们往往把栀子花和白兰花相比。苏州姑娘串街卖花,娇声叫卖:“栀子花!白兰花!”白兰花花朵半开,娇娇嫩嫩,如象牙白色,香气文静,但有点甜俗。

夏天的花里最为幽静的是珠

兰。

牵牛花短命。早晨沾露才开,午时即已萎谢。

秋葵也命薄。瓣淡黄,白心,心外有紫晕。风吹薄瓣,楚楚可怜。

凤仙花有单瓣者,有重瓣者。重瓣者如小牡丹。凤仙花茎粗肥,湖南人用以腌“臭咸菜”。

马齿苋、狗尾巴草、益母草都长得非常旺盛。淡竹叶开浅蓝色小花,如小蝴蝶,很好看,叶片似竹叶一般柔软。

“万把钩”即苍耳。因为结的小果上有许多小钩,碰到它就会挂在衣服上,得小心摘去,所以孩子叫它“万把钩”。

汪曾祺

M 名诗荟萃

树

菲利普·拉金

树正在长叶子
仿佛在告诉我们什么
新芽松弛,伸展
它们的绿是一种悲哀
是不是它们新生
而我们老去
不,它们也会死
它们年年变新的诡计
写在一环环的谷粒中
然而这些不安的城堡
仍然在每年五月
饱满厚实地打谷
去年已死,它们似乎在说
重新,重新,重新开始吧